

一颗安静的灵魂走出时间

——深切缅怀老学长杨绛先生

○赵姝婧

5月25日凌晨一时，一颗高贵、深湛而生动的灵魂，如她所愿，终于“回家了”。

世纪老人，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夜的杨绛先生，完整而深刻地经历了中国现当代以来起伏跌宕的民族历史。仰赖高寿与丰赡的著述，使她成为百年历史最具画面感和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之一。

她与清华同龄，与清华结有不解之缘，一家三口都“最爱清华”。她情牵清华，关爱学生，无偿捐赠母校并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她才情横溢，是许多人眼中百年罕见的“奇女子”，被誉为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又豁达简朴、淡泊澄明，唯留一颗赤子之心。她身上烙印着历史的年轮，搏动着清华精神的血脉，一生与清华

相系，将平实的爱、温暖的情融化在美丽校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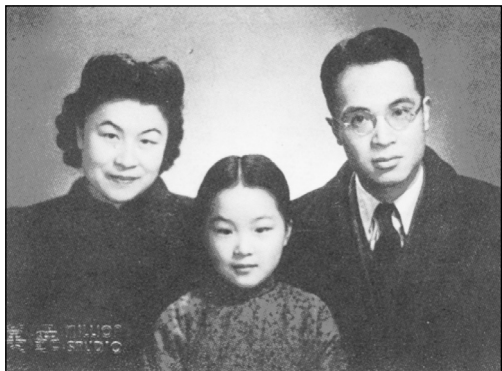
“最爱清华”，难解之缘

杨绛先生家世居无锡。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辛亥革命后，杨绛家迁居上海。

1928年，杨绛17岁，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清华是已开始招收女生，可那年不在上海招生，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杨绛始终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4人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却临时变卦，毅然前往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那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銜，孙恰巧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在古月堂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杨绛后来在文章中写到：“偶



抗战胜利后，杨绛一家摄于上海

然相逢，却好像姻缘前定。”他们侃侃而谈，钱钟书特别强调：“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 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7月，杨绛在清华借读大四年级第二学期毕业，获东吴大学毕业文凭，并得到金钥匙奖。1933年，她与钱钟书订婚，并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研究生，住在时为女生宿舍的静斋，第二年获得清华优秀生奖。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创作，备受当时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說《璐璐，不用愁！》就被朱自清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1950年清华大学校庆日，杨绛、钱钟书与女儿钱瑗摄于新林院寓所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的一隅，至今保存着杨绛当年最爱的一张书桌。在清华学习的日子里，她总喜欢坐在那里，在浩瀚书海中畅游。她曾专门著文，细致描述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美妙感受。

杨绛一生在小说、散文、戏剧创作、文论以及外国文学翻译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翻译生涯最早可追溯到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有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翻出其中一篇政论文章《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让杨绛翻译。杨绛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却从未学过和做过翻译，只得硬着头皮“应考”。没想到，交稿时叶公超连连称赞，并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翻译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有47万字，受到朱光潜先生的高度称赞，说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35年8月，杨绛与钱钟书同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秋回国。1949年9月，杨绛与钱钟书一起受聘于清华大学，暂住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杨绛任外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教大三年级英国小说。1950年4月，杨绛和家人搬入清华校园内的新林院。1950年—1952年，全家曾在新林院7号安居，“我们仨”在清华园度过了一段静好岁月。

杨绛“三进清华”和清华为钱钟书“两次破格”的佳话都已广为人知。对他们的女儿钱瑗来说，清华园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我们一家三口都最爱清华大学。”



1983年11月，杨绛随代表团访问西班牙，在马德里塞万提斯故居门前留影

杨绛曾说。

1953年后，杨绛先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十年“文革”，历经波折和冲击，她都以难以想象的坚忍和平和，吞饮着暴风骤雨般的苦难。

拨乱反正后，全家回归简单平静的生活。著书立说中，不知老之将至，生离死别的痛楚却接踵而至。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1998年，钱钟书溘然长逝。丈夫与爱女的接连离世，对杨绛的打击可想而知。“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杨绛曾写下这样的一句话，平静之中难抑悲痛。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清华大学南北主干道上一夜之间飘起了一千只纸鹤。学生们自发用这种方式，静静地送别老学长。钱钟

书辞世十周年之际，清华主干道再现纸鹤飘飞。看到清华师生们用烛光白菊追思学长，不禁让杨绛潸然泪下。从那以后，年近九旬的杨绛用无数个日日夜夜，把钱钟书留下的零散手稿一张张精心拼贴起来，井井有条地整理好并陆续付梓。数以万计的书页间，寄托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挚爱，也定格了他们在清华园并肩研读的那些岁月。

“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杨绛。

“我最留恋清华大学。在我的一生中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杨绛说。

她还说过：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

一生，如此之长久；留恋，如此之深爱，与清华的缘分就这样悄无声息而又刻骨铭心地烙印在了杨绛的生命中。

以“书”为爱，情系母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于2001年向母校清华捐出了她和钱钟书所获稿酬及今后获得稿酬的权利，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清华学生。

在“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上，杨绛说了三句话：“在1995年钱钟书病重时，我们一家三口共同商定用稿费及版税在清华设一奖学金，名称就叫‘好读书’，而不用个人名字；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贫寒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期望得奖学金的学生，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

杨绛小时候，一次父亲问她：“阿季，



2015年5月3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校党委书记陈旭看望杨绛先生

“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可见杨绛多么喜欢读书。

杨绛曾说过，“很多人开玩笑，说杨绛先生喜欢清华两个‘书’——一个是读书，一个是钱钟书。”而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不仅体现了杨绛爱书的品格，更寄寓了她让更多穷孩子也爱读书的美好愿望。

杨绛十分关爱青年学生，她曾告诫年轻人：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那些家境贫寒的清华学生，有了“好读书”奖学金的资助，更为珍惜人生机遇的来之不易，更加奋发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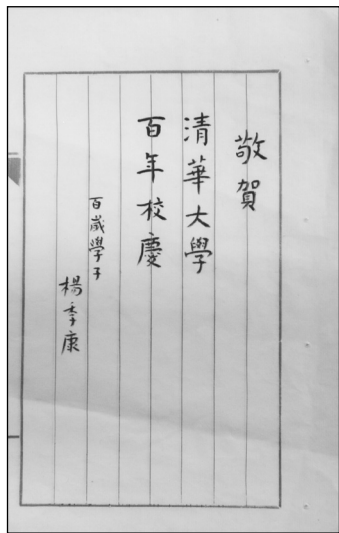
杨绛给予后辈的财富，不只是物质上的帮扶，不只是那些宝贵的回忆与等身的著作。她言传身教，成为了一代代青年人的榜样与楷模。有人说：“钱这东西对穷人来说是恩物，对先生来说是俗物。俗物是可养人，但对神仙来说全是赘物。”在杨绛看来，钱财也许就是赘物，把稿费和版税捐出来，既让人读懂了她的高洁，更让人感受到她的纯真。

截至目前，奖学金捐赠的留本基金累计2434万，受到资助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614位。老学长情牵母校，后辈人饮水思源。2008年5月，一些获得“好读书”奖学金的学生，自发成立了以“好读书，读好书”为宗旨的“好读书”协会，希望通过在校园内搭建读书交流的平台，提升同学的人文素养，培养同学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协会创办了内部刊物《好读书》，专门刊登学生的读书心得、原创文学作品、好书推荐，等等。

2015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校党委书记陈旭一同看望杨绛先生，并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当年“好读书”奖学金所有获奖学生分别写给先生的信。当看到其中一名获奖学生撰写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时，杨绛高兴地说，我从小就会背诵。

杨绛始终心系母校，曾亲笔题字，为母校清华祝贺百年华诞。

然而，杨绛平常的生活却极其简朴。



杨绛先生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题词

□ 师友情

《杨绛文集》的责任编辑王瑞曾透露，“有一次，看她（杨绛先生）穿的鞋还挺别致，她说是钱瑗的，当时我都快哭了。”杨绛就是这样，自己所需的极少，却留下了最宝贵的文字和爱。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浮尘中，有些东西太易碎，有些东西却能传世。比如钱钟书和杨绛的著作，比如“好读书”奖学金，其中一以贯之的，是这位世纪老人的学养、善良与慈爱。

淡泊从容，芳香沁人

“吃一碗长寿面，为老学长贺寿，也为你们的未来祝福！”——在清华大学201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陈吉宁向3302名即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毕业生发出了这样的倡议。当天，恰好是杨绛102岁的生日。

一碗长寿面，共为生辰贺。杨绛和清华师生的心，就是以这样质朴而温暖的方式连结在一起。饮水思源，绵长深远，芳香沁人。

多年来，清华大学的历任领导多次专程看望杨绛学长，向她带去全校师生的问候和祝福，并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工作、特别是人才培养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而杨绛也总是详细询问清华的近况，始终牵挂母校的发展。

杨绛读书时，老师给她的批语是“仙童好静”，这样的性格贯穿了她的一生。90寿辰时，杨绛曾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百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居于北京三里河一个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的小区，几百户中唯一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确有“隐于市”的风范。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将近40年，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杨绛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

她一生爱“书”，笔耕不辍。即使身在“文革”的艰难时期，仍坚持翻译的《唐·吉珂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100多万册。96岁还出版了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走过百年风雨，终于“走出时间”的杨绛先生，为世人留下了一个淡泊从容的背影。从容是一种心态、一种修为，从容中饱含热忱。而这热忱，则是对亲人、母校、对青年学生最诚挚的深情。清华师生们不会忘记，那个在图书馆老馆畅游文学海洋的少女；不会忘记，那个在新林院奋笔译著的学者；更不会忘记，那个“以己之清寒、报母校以琼瑶”的老学长。

5月25日晚，数百名清华学子自发来到先生最为挚爱的图书馆老馆前广场。用烛光围成两颗环抱在一起的心，用鲜花为先生送行。生命之火的温暖，正跳动在年轻一代的胸膛；淡淡花香萦绕的夜空，闪烁着睿智和深远的星光。